

第



課

那晚的月光

白先勇

學習重點

1. 認識白先勇的寫作風格與文學成就。
2. 學習以景物烘托人物心境的寫作手法。
3. 省思如何在情感與理智間取得平衡。
4. 培養重視當下選擇，並勇於承擔責任的心態。



本文選自寂寞的十七歲，原題畢業，為短篇小說，民國五十一年發表於現代文學。內容敘述主角李飛雲因一時意亂情迷，以致女友懷孕，為肩負起家庭責任而不得不放棄留學的夢想。

小說以「那晚的月光」作為核心意象，象徵過往的美好、天真與浪漫，透過主角的回憶在文中反覆閃現，和他正面臨的殘酷現實形成對比。文中藉由描寫周遭景物來反映人物心境，刻劃出主角表面選擇面對，內心卻深藏逃避與懊悔的矛盾。全文情調淒美，敘事委婉含蓄，運用象徵及對比手法，寫出了人面臨抉擇及後果時所產生的複雜心理，展現人性幽微的一面。

作者



白先勇

籍貫

廣西省桂林市

生

民國二十六年

白先勇的父親為著名將領白崇禧，幼時的白先勇隨家人輾轉各地，民國四十一年時來臺定居。自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又取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班碩士。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現已退休。

白先勇自幼吸收中國古典文學與五四新文學作品的養分，又深受現代主義的影響，大學時即以小說崛起文壇，並與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主要譯介西方現代派大師的理論或作品，並提供發表創作的園地；近年則致力於崑曲的推廣，以及對紅樓夢的鑽研。

白先勇為臺灣現代文學重要作家，作品以小說為主，內容多反映時代更迭下人物的處境，寄寓對歷史興衰、人事無常的感慨。他的創作風格兼容傳統與現代，除吸收西方的寫作技巧，亦融合中國傳統文學的語言藝術。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長篇小說孽子等，散文集樹猶如此、八千里路雲和月等，評論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傳記父親與民國等。



▼ 臺大物理系舊館

1 臺大物理系畢業考最後一科是理論物理。題目繁而難，延長兩小時還沒考完。天暗了，教室裡開上了燈，李飛雲最後一個交卷。克洛教授在他面前踱來踱去，李飛雲覺得頭有點發暈，他抬起眼，發覺克洛教授正在看他，克洛教授的眼鏡反射出金光來，他感到一陣眼花，慌忙站起來，把卷子遞給克洛教授。最後一大題，他一個字也沒寫，那一題占三十分。

李飛雲回到位子上，腦子裡空空的，兩隻手伸到抽屜裡盲目地摸索一陣。

「別盡發傻了，我們走吧！」陳錫麟從後面拍拍李飛雲的肩膀說道。



李飛雲站起來，跟著陳錫麟一同走出教室，門外鬧閨閨的，大家正在討論考試題目，李飛雲和陳錫麟避開人群往樓下走去。

「怎麼樣？」陳錫麟問道。

「不行得很。」李飛雲搖搖頭，瘦臉上現出一絲苦笑來。

「總有六十分吧？」陳錫麟側過頭望著李飛雲道。

「大概要補考了，最後那題我一點也不會。我只看到第六章，最後兩章，根本沒看。昨天晚上教完家教回去，太累了，倒在桌上睡了過去。」

「總會及格吧？」

李飛雲的臉牽動了幾下，停了半晌，忽然轉頭對陳錫麟說道：

「別老談考試了，陳錫麟，我在想我們已經算畢業了呢！」

「嗯，畢業了——」陳錫麟漫聲應道。^①兩個人默默的走出

了理學院。

① 漫聲應道 漫不經心地回答。

② 校園裡一片金黃色，像浸在一大池水溶溶的金液裡似的。潤綠的朝鮮草坪上，映得金碧輝煌。風是熱的，又溫又溼，柔柔的拂過來。李飛雲用力吸一口氣，一股醇香，沖進他腦門裡。校園裡的梔子花剛剛綻開。②

「陳錫麟，我想在草坪上躺一會兒。」李飛雲對陳錫麟說道。陳錫麟點了點頭，兩個人走到文學院門口一塊草坪上，陳錫麟靠在一棵椰子樹腳下，李飛雲俯臥在陳錫麟的旁邊，椰子樹的闊葉吹得沙啦沙啦的。李飛雲將臉緊貼在毛茸茸的草絲上，一流泥土的濃香在他周圍浮動起來，他看見山那邊反映著一束束晶紅的夕陽光柱。李飛雲的面腮在草鬚上輕輕的滑動著，六月的草絲豐盛而紉軟，④觸著人，有股柔軟的感覺。不知怎的，李飛雲一摸到校園裡這些濃密的朝鮮草就不禁想起余燕翼頸背上的絨毛來。⑤

「我跟你說，李飛雲，我喜歡你。」余燕翼那晚在李飛

② 梔子花 梔子樹所

開的白色花朵，香氣濃郁。梔，音虫。



▲ 梔子花

③ 草鬚 即上文「毛茸茸的草絲」。

④ 紉軟 柔軟。紉，音日ㄣ。

⑤ 絨毛 柔軟而細的毛髮。

⑥ 項背 頸後。

⑦ 銘傳女校 即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今銘傳大學前身。

雲的耳根下，輕輕的，輕得差不多聽不見聲音的說道。就在那一刻，李飛雲第一次發覺余燕翼可愛，大概那夜月光特別清亮，大概余燕翼那襲敞領的藍綢裙子格外迷人。李飛雲看到余燕翼渾圓的項背^⑥，露在月光下，泛著一層青白的光輝。他摟住余燕翼的腰，將臉偎到她的項背上去。

「李飛雲，我讓你那份家教，你還預不預備去？」陳錫麟問李飛雲道。

「只好去試試再說，」李飛雲答道，忙將臉抵緊草地，「我已教了三家，時間實在分不開，可是我還需要兼一兩家。」

「燕翼快生了吧！」陳錫麟問道，余燕翼和陳錫麟妹妹是銘傳女校的同學，^⑦

李飛雲第一次遇見她是在陳錫麟妹妹的生日舞會裡。

「李飛雲，你怎麼可以這樣做？」余燕翼搬去和李飛雲住在一起的那天，陳錫麟對他這樣說道，「你真糊塗，你這樣做一定會後悔的。」陳錫麟扣住李飛雲的膀子盯著他說。李飛雲沒有說話，愣愣的瞪著陳錫麟，臉上毫無表情。

「哦，李飛雲——」陳錫麟歇了半晌，若有所悟的放開李飛雲的手，轉身離去。

「陳錫麟，你預備什麼時候出國？」李飛雲翻過身來，問陳錫麟道。他看見天空裡散著一大片紫色的綺霞，椰子樹的闊葉在陽光裡搖曳得金輝閃爍。

「還沒準得很，那要看我能不能申請得獎學金，我已經寫了信給MIT^⑧和加州大學，還沒有回音。」

「我真希望你能進MIT，你的分數夠他們的申請條件，

你是我們系的第一名，他們會要你。」李飛雲突然變得亢奮起來，拍著陳錫麟的膝蓋說道：「你一定得設法出去，我對你極有信心，你會成功的，陳錫麟。」

「我也想出去，可是問題多著呢！如果去不成，我就想考清華研究所然後回臺大教書。」

「不，不，你一定得想辦法出國，學物理的在這兒沒有希望。」

李飛雲說道，他漫然望著校園的盡頭，一堆青山正在轉成暗紫色。

③ 理學院走出一群學生，交頭接耳的爭論著，其中一個看見

李飛雲和陳錫麟坐在文學院草坪上，即刻揮著手跑過來喊著：

⑧ MIT. 即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英語縮寫。為美國著名大學，位於麻薩諸塞州，該校以理工科系著名。



「原來你們兩個坐在這裡享受，害得我好慘！」

「嗨，小弟。」陳錫麟招呼道。

「盛世傑。」李飛雲接著招呼。

李飛雲、陳錫麟和盛世傑在中學同學六年，一

同保送臺大，進入物理系。三個人的環境懸殊很大，

但卻莫名其妙的結成了好朋友。盛世傑從來不愁錢的來

源，陳錫麟的零用錢都是當家教得來的，李飛雲賺錢卻是

為了生活，他一向靠姐姐給學費。現在余燕翼快生產了，他

又要多加幾家家教。盛世傑是永遠長不大的小弟，陳錫麟是善

體人意的老大哥，李飛雲是班上出了名的聖人，三年的大學生

活沒有談過一句女人，經常他和女同學在一塊兒竟會窘得說不

出話來，然而那天晚上李飛雲卻將臉偎到余燕翼的頸背上去，

余燕翼是第一個輕柔的對他說「我喜歡你」的女孩子，那晚的

夜色太清亮了，像一片陰藍的湖水。

▼ 臺大文學院

「我猜得不錯吧？」盛世傑興高采烈的叫道：「我就曉得克洛這個老頭子會考第八章的習題，最後那題我連答案都記得了，我叫你們多注意那章，你們聽了我的話沒有？」

「小弟，你怎麼老愛談考試？」李飛雲說。

「小弟，你到了考試就愛三天六夜說個沒了的，你覺不覺得我們現在已經算畢業了？」陳錫麟說道。

「畢業？我覺得明天好像還要來上課似的，」盛世傑怔一下，笑了起來說道：「那麼今天我們三個人聚聚，我請你們去吃一頓。走，走，我們且樂一樂。」盛世傑抓著李飛雲和陳錫麟就走。

「不，小弟，我今天得回去吃飯。」李飛雲掙開盛世傑的手吶吶的說道。

「不行！」盛世傑堅持道，在李飛雲和陳錫麟面前他常常任性得像一個小孩。「怎麼說你今天也得陪我們兩個老朋友，難道你連一刻都離不開你那位？」

盛世傑愛開李飛雲的玩笑，因為李飛雲容易臉紅，盛世傑覺得好玩。李飛雲窘得乾笑了幾聲，含糊的分辯著。盛世傑笑得很開心，拉著他們快步走出學校，

李飛雲也想跟著盛世傑開心的笑一下，可是他笑不出來。他看見天色漸漸暗下來，心裡竟有一股說不出的惶惑。

三個人進臺大的那一天，也是盛世傑請客，在臺大旁邊「好味道」的小閣樓上，那天三個人足足喝完了一瓶清酒。

盛世傑興奮的舉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圈子說他一定要做個核子物理學家，那時瑞典剛發表李政道和楊振寧^⑩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金。李飛雲一向不慣誇口，可是那天他卻告訴盛世傑和陳錫麟他想畢業以後到美國MIT讀理論物理做個物理科學家，那是他心中唯一的志向。

④ 這天盛世傑又選定了「好味道」，他還是像以前那樣興高采烈。叫了一樣菜又叫一樣，陳錫麟和李飛雲一直說吃不了那麼多。盛世傑不肯，他說三個老朋友在一起，一定要吃得盡興。小弟還是老樣子，雄心萬丈，發誓要讀完博士，小弟的父親在美國已經替他在史丹佛大學申請好獎學金，九月他就要動身了。

⑨ 呐呐 說話遲疑的樣子。呐，音ㄋㄚˋ。

⑩ 李政道和楊振寧 為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一九五七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對近代物理有傑出貢獻。

「小弟，這四年你一點也沒有變，」陳錫麟搖搖頭笑著說道，「我記得你上了高三——還還會賴哭，你永遠是個 Baby——」

「還提那時候的話！」盛世傑天真的笑了起來，「我怎麼沒變？那時我總坐第一排，現在我比你兩個都高出半個頭來。個個都變嘍！李飛雲前兩年提到女人還會臉紅，想不到竟搶在我們前面中頭彩，你們都說李飛雲是聖人，我就說他會陰著壞。哈，哈，來來，我們為李大嫂乾一杯。」

盛世傑把酒杯舉到李飛雲面前，他把陳錫麟的杯子斟滿，逼著陳錫麟一同對李飛雲舉杯。李飛雲一直乾笑著推開盛世傑的杯子，囁嚅道：^⑪

「小弟，別開玩笑，小弟——」汗珠從他髮腳一粒粒沁出來流到他面頰上。盛世傑把李飛雲的杯子湊到李飛雲唇邊，硬逼他乾杯。李飛雲不太會喝酒，才喝一半，就嗆得一臉紫脹，他搗著嘴嘶啞的說道：

「不行了——小弟，」

「算啦，放過他吧！」陳錫麟勸說道。

盛世傑放下杯子，笑得非常開心。盛世傑和陳錫麟不停的談話，從大學一直

談到中學。李飛雲很少插嘴，他默默的吃著菜，可是他喜歡聽盛世傑他們談舊事，有時候他聽得禁不住笑了起來。三個人一直吃了兩個多鐘點，後來盛世傑說他媽媽等他回去看電影，才離開了「好味道」。

「再見，陳錫麟，」盛世傑踏上腳踏車回頭向他們揮手道再見，「李飛雲，你們過兩天一定要來我家找我啊！李飛雲，代我問候嫂夫人，生了娃娃不要忘記請我喝喜酒。」

「小弟真有意思。」陳錫麟抱著手，看著盛世傑的背影點頭道。

「我真羨慕他，」李飛雲說，「我陪你到車站去，陳錫麟。」

「你還是早點回去好。」

「不要緊的。」李飛雲低聲說道。他抬頭望望天空，一大片暗紫色，西邊漠漠的映著一塊烏青的亮光，太陽已經沉下去了。
羅斯福路公共汽車總站擠滿了車輛，閃亮的車燈交叉射耀著。

⑪ 囁嚅 音 ㄓ ㄞˋ
日ㄨ，說話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樣子。

⑫ 漠漠的 迷濛的樣子。

李飛雲陪同陳錫麟到公共汽車站，等候0南公共汽車。

「黃靜娟最近來信沒有？」李飛雲倚在車站的鐵柱上問陳錫麟道。陳錫麟和黃靜娟好了兩年，黃靜娟到了美國就和陳錫麟疏遠了。

「有三個多月沒來信，我連著寫了五、六封給她，一封也沒回，前些時，她來信說忙，我不怪她，可是我覺得出來，她已經漸漸淡下來了。」

「我覺得你快點趕去美國，恐怕還能挽救。」

「罷，罷，」陳錫麟搖搖手道，「我看得很開，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很過得去，一點也沒有對不起她的地方，我絕不勉強她，那樣毫無意思。」

「人真靠不住，」李飛雲說，「——汽車來了，你上去吧，過兩天來我那兒走一趟，我請你吃餐便飯。」

陳錫麟一隻腳踏上汽車，突然轉過身來將李飛雲拉過去，把一疊鈔票塞進李飛雲衣袋，急促的說道：

「拿住這些，你需要。」

李飛雲趕忙將鈔票掏出來想還給陳錫麟，陳錫麟已經上了車，車掌吹了一聲哨

子，汽車緩緩開走了。李飛雲緊捏住那疊鈔票，站在路旁發怔。

「噢，陳錫麟——」他喃喃的喊道。公共汽車開過，空氣裡盪起一股暖風，柔柔的拂到李飛雲臉上來。

5 七、八點的時候，天暗得最快，李飛雲回到他住那條巷子時，裡面一片闌黑^⑬。李飛雲住在巷子底一家專租給臺大學生的舊木閣樓上。他和余燕翼租了樓頂一間房，每月三百塊。

李飛雲爬上樓梯，走進房裡，余燕翼正坐在飯桌邊，她看到李飛雲走進來，一句話也沒有說。李飛雲看不清楚她的臉，他看見她懷著孕的身軀，在昏黯的燈光下，顯得特別臃腫^{ムツ}，鼓圓的肚子緊抵著桌沿，桌上的菜飯擺得整整齊齊，還沒有動過。

「我剛剛和陳錫麟他們在外面吃過了。」李飛雲走到書架邊將手上的筆記塞進書堆裡。

⑬ 闌黑 寂靜而黑暗。闌，音く、い，寂靜無聲。

「我以為你會回來吃飯，所以一直等著你。」余燕翼低聲說道，她仍然坐著沒有動。

「你應該先吃的。」李飛雲說。

「你跟我說過你們今天考完畢業試，我多加了兩樣菜。」

余燕翼的聲音有些微顫抖，李飛雲覺得心裡一緊，他最近愈來愈怕和余燕翼說話，他怕聽她的聲音。余燕翼從來不發怨言，可是她一舉一動，李飛雲總覺得有股乞憐的意味，就像她坐在飯桌邊，鼓圓的肚子抵緊著桌沿這個姿勢，李飛雲看著非常難受。她總那麼可憐得叫人受不了，李飛雲想道，他覺得心裡一陣一陣在緊縮。余燕翼正吃力的彎下腰去盛了一碗，又^⑭佺下去盛第二碗。

「你一個人吃罷，我已經吃飽了。」李飛雲說。

余燕翼遲疑了一會兒，把盛好的半碗飯倒回鍋裡，坐到椅子上，低頭吃起來。

⑭ 佺 音ㄅㄨˋ，彎腰。
⑮ 攢 音ㄘㄨㄢˇ，積蓄。

李飛雲脫去襯衫，蹲下身整理書架上的書籍。每個學期完了，他總要整理一次，把念完的書收拾好，需要的課本及參考書擺上書架。大學一二三年級，李飛雲把所有攢下來的錢都花到參考書上，⁽¹²⁾臺大對面的歐亞書店專做翻版洋書生意，李飛雲去買書常常超過預算，於是他就把伙食費扣成兩餐，有時中午買兩個麵包果腹就算了。從一年級起他就擬好一個讀書計畫，在四年內，將物理方面的基本學科打下紮實的根基，然後到數學系選讀高等微積分、微分幾何、向量分析、李氏群論等，他想將來出國念理論物理，所以先把數學基礎弄好。三年來，他每次都得到自然科學獎學金，一年一千圓，他統統拿去買了參考書，可是畢業考他卻擔心要補考了。

真滑稽，他想到，倒在桌子上竟會睡了過去。他真不喜歡克洛教授那副金絲邊的眼鏡，看人的時候，閃光閃得那麼厲害。

〔6〕「陳錫麟替你找好家教沒有？」余燕翼道，她吃了一碗飯，四樣菜動過兩樣，她把其餘的都收到碗櫃裡。

「我明天就去試試，不曉得人家要不要，我只能教兩天，分不開時間了。」

「我們明天要付房租和報紙錢，房東太太早晨來過兩次。」

「我上星期才交給你四百塊呢！」李飛雲回頭詫異的問道。

「我買了一套奶瓶和一條小洋氈。」^{①⑥}余燕翼答道，她的

聲音有些微顫抖，她勉強的彎著身子在揩桌子。^{①⑦}李飛雲猛覺

得心裡一縮，他沒有出聲，他把理出來的舊書一本本疊起來。

參考書的書邊都積上一疊灰塵，他用抹布將灰塵小心的揩去，大四這一年他一本參考書也沒有看，參考書底下壓著一疊美國留學指南，裡面有MIT、史丹佛、普林斯敦和加州大學的校歷和選課表，他以前有空時最喜歡拿這些選課單來看，^{①⑧}心裡揣度著將來到外面又應該選些什麼課。

「房東太太說明天一定要付給她，我已經答應她了。」余燕翼說道。

「你為什麼不先付房租，去買那些沒要緊的東西呢？」李飛雲說道，他把那

些指南狠狠塞進字紙簍裡。

「可是生娃娃時，馬上就用得著啊！」

「還早得很呢，你整天就記得生娃娃！」李飛雲突然站起來大聲說道，他連

①⑥ 小洋氈 進口的小

毛毯。氈，音出毛。

①⑦ 揩 音巧，擦、

抹。

①⑧ 揣度 音イメ、

ウメ、考量。

自己也吃了一驚，對余燕翼說話會那麼粗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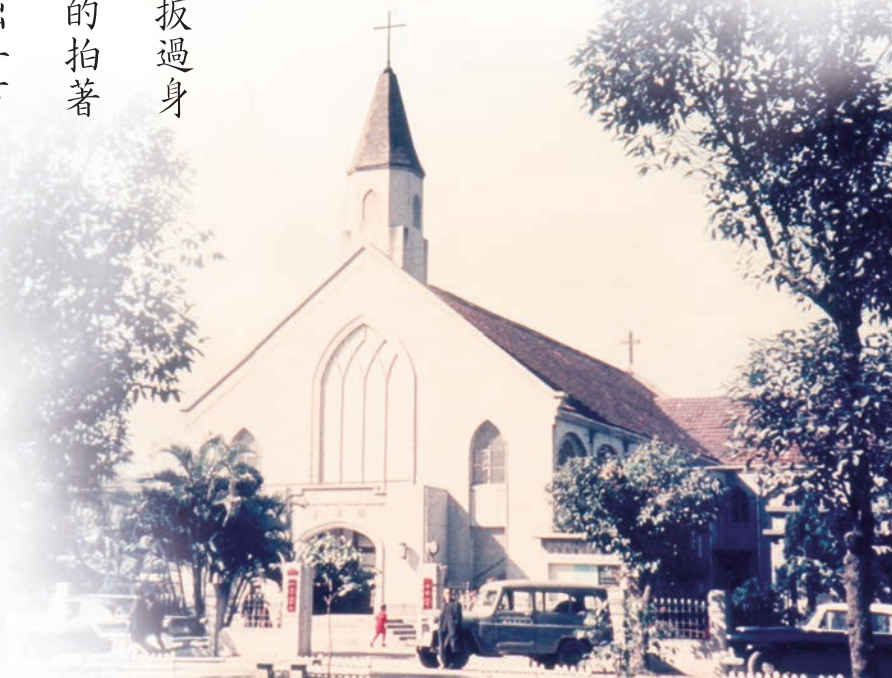
「醫生說下個月就要生了。」余燕翼的聲音抖得變了音。她緊捏著抹布，整個身子俯到桌子上，鼓圓的肚子壓在桌面上，鬆弛的大裙子懶散的拖到腳踝，她始終沒有回頭來，李飛雲知道她哭了。

李飛雲走到余燕翼身後，摟著她的腰，將她扳過身來，余燕翼低下頭抵住李飛雲的肩窩。李飛雲默默的拍著她的背沒有出聲。余燕翼隔不一會兒就抽搐ちぢく一陣發出一下壓抑的哭聲來。李飛雲感到心裡抽縮得絞痛起來，他覺得余燕翼的大肚子緊緊的頂著他，壓得他呼吸有些困難。

「不要哭了。」李飛雲喃喃的說道，他的眼睛怔怔的望著窗外，懷恩堂頂上的十字架，懸在半空中發著青光。

► 懷恩堂舊照

懷恩堂全名為基督教浸信會懷恩堂，建於臺灣大學旁，此為 1955 年落成時的樣貌，後來在 1984 年於原址擴大重建。



樓下巷子裡傳來一陣陣空洞的冰淇淋車的鈴鐺聲。空氣又悶又熱，吹進來的風是暖的。李飛雲感到余燕翼的背在冒汗，汗水沁到他手心上。

「不要哭——」李飛雲漫聲的說，他扳起余燕翼的臉來，余燕翼的眼皮哭得通紅，她的心臟不好，懷孕以後，臉及腳背到了晚上一逕是浮腫的，面色蠟黃。余燕翼閉著眼睛，臉扭曲得變了樣。李飛雲將頭埋到余燕翼額邊的頭髮裡，低聲說道：

「別難受，我會對你好的。我已經畢業了，你不會吃苦了。我可以多兼幾家家教。我去建中看過校長，他可能答應在分部^{②①}讓我當教員——莫哭了，聽我說，我們可以慢慢積錢，積夠了就馬上結婚，聽我的話，噢，聽我說——我一定會對你好的——」

余燕翼的淚水一滴滴流到李飛雲的頸窩裡，她背上的汗愈冒愈多。

①⑨ 一逕 一直。

②① 分部 此指建國中學於民國四十四年至五十年在臺北縣中和鄉所設立的分校，為今新北市中和國中的前身。


「別難過啦！去，去，你先去洗個澡，我們等會兒一同去看新生的鴛鴦夢。」

李飛雲說，他把陳錫麟給他的那疊鈔票塞進余燕翼的裙袋裡，余燕翼撈起裙邊揩去臉上的淚水，低頭蹣跚的走了出去。李飛雲看見她豐圓的頸背露在昏黃的燈光下。

7 那晚的月光太美了，李飛雲想道。他把燈關熄，對面教堂青亮的十字架，閃爍在玻璃窗上。他躺在竹床上，四肢展開的仰臥著，一陣說不出的倦怠，突如其來的從四周侵襲過來。六月的晚風滑過椰子樹梢，吹得破舊的窗簾腫脹起來。風拂在臉上，像是觸著棉絮一般，又暖又軟。

那晚的月光實在太美了，李飛雲想道，地上好像浮了一層湖水似的。陳錫麟不能怪我，他想，陳錫麟沒有看過那麼清亮的月光——可是陳錫麟是對的，陳錫麟的話總是對的。他總是那麼平穩，陳錫麟有希望，他一定到外國去，他會成為一個大科學家，小弟不如他，小弟太幼稚，可是小弟真有意思，他們都應該出去，學物理的在這兒沒有希望——

然而我感到多麼疲倦啊！李飛雲伸了伸懶腰想道，我好想在文學院門口的草坪上多躺一會兒，那些毛茸茸的草毯真滑真軟，躺在上面，永遠也不想起來了——



可是十五號就要舉行畢業典禮了，他們都要穿上那些怪誕的黑袍子到校園裡曬太陽，女同學都穿上旗袍到處照相，校長和訓導長也會穿上滑稽的黑袍子——我不要穿，李飛雲想道，我不要站在校園裡傻呵呵的曬太陽，我要躲到文學院門前的椰子樹蔭下，躺在軟綿綿的草坪上真是舒服透了——

「我忘記拿洗澡毛巾了。」余燕翼在隔壁澡房裡叫道。李飛雲沒有聽清楚，他也沒問余燕翼要什麼。

「你拿我的洗澡巾給我好嗎？」余燕翼隔了一會兒又叫道。

「好的——」李飛雲漫聲應道，「我就拿來。」他沒有立即爬起來，他翻過身去，胸口壓在草席上，雙手緊握住竹床槓子。一陣暖風又把破舊的布簾撩了起來，教堂的電鐘敲響了，晚間福音已經開始。

噯，那些草鬚多麼像她頸背上的絨毛，李飛雲想到，那麼軟，那麼柔，那晚的月光實在太美了。

課文賞析

本篇小說以校園愛情故事為題，描寫主角李飛雲在畢業前夕的複雜心情。李飛雲與好友們在考完畢業考後聚餐惜別，並暢談過往回憶與未來計畫，而李飛雲為了養家被迫放棄夢想，心中滿是無奈與懊悔。全文在藝術手法上，具有以下特色：

一、以月光意象貫串全篇：主角李飛雲在文中一再想起「那晚的月光實在太美」，月光下的深情告白無比浪漫，令他一時之間難以自拔，然而那夜過後，月光消失，接踵而來的是女友懷孕、家計艱難、出國夢碎的苦澀現實。「那晚的月光」成為李飛雲逃避現實的慰藉，他不斷回味那晚的月色之美，象徵他對過去美好一切的追悔，更凸顯其表面選擇承擔、實則後悔的矛盾心理。

二、用景物烘托人物思緒：文中透過景物明暗及色彩變化，細膩勾勒人物的內心波動。例如以校園裡一片金黃色、梔子花初綻的香氣等，傳達李飛雲一行人對畢業的歡快與企盼。接著談及陳錫麟出國一事，透過天空中的紫色綺霞，與樹葉間金輝閃爍的陽光，暗示陳錫麟前途燦爛，也流露李飛雲對留學的嚮往；但當李飛雲提到「學物理的在這兒沒有希望」時，望見校園盡頭的青山已轉成暗紫色，暗示他對自身未來的徬徨。惜別宴散後，李飛雲的回家途中，天色從逐漸轉暗，到抵達住處的「一片闌黑」，也正是李飛雲面對生活重擔的心情寫照。

三、藉插敘營造對比效果：小說在鋪敘主角言行和其他人物的互動中，適時插敘過往回憶，使全文在時空交錯中產生今昔對比。例如李飛雲與好友在老地方慶祝畢業，遙想當年三

問題 討論

人滿懷雄心壯志，而今李飛雲卻需為了成績與家計操煩，呈現夢想與現實的落差。李飛雲看著燕翼懷孕後浮腫蠟黃的身影，對比那晚月光下她那豐圓迷人的頸背，更令人感到窒悶。藉由對比，不但反映出人物形象及處境的變化，也凸顯了不同選擇下造就的命運差異。

一、「插敘」指暫時中斷敘述主要事件，插入與情節或人物相關的內容，接著再繼續進行原本的敘事。作者在本文中也巧妙運用了插敘手法，補充與人物有關的事件。請找出本文中屬於「插敘」的部分，並說明這些內容在文中的作用。

二、本文原題畢業，後改為那晚的月光，你認為改題為本篇小說帶來了怎樣的結果？

三、本文中的主角李飛雲，因為一時衝動使女友懷孕，被迫放棄原本的留學計畫，讓自己陷入無盡的悔恨中。我們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曾遺憾當初的決定不夠好、遺憾沒做到某些事，在你目前的人生階段中，你有過什麼遺憾嗎？你又是如何面對的呢？請說說你的看法。

延伸閱讀

- 芝加哥之死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允晨文化，二〇〇〇
- 人生沒有如果，這才是人生 魏蔡卿，人本自然文化，二〇一一
-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比爾·柏內特、戴夫·埃文斯著，許恬寧譯，大塊文化，二〇一六